



更何況，趙重光已經有一頓沒一頓熬了一個多月了。柳燕子和面、剝餡、擀皮，一直到包餃子，做得又快又利索。趙重光看呆了，哪里插得上手。這天晚上，趙重光吃了兩大盤餃子，又喝了一小碗高粱酒，感到幸福透頂，可以飛上後山頂。柳燕子說，過大年了，你也該剪個頭洗個澡，去去晦氣，讓你新年考上大學。她取出剪刀，把趙重光的頭髮剪短。趙重光對着鏡子，看到自己格外精神。柳燕子燒了一大鍋熱水，提到自己屋裏，倒進大木盆里，又打開箱子，取出一塊小香皂，然後叫趙重光進屋，幫他脫衣服，脫得只剩下游泳褲。趙重光兩手捂着，不讓再脫。柳燕子說，你這人，一把扯下他的游泳褲，把他按進大木盆里，幫他洗頭擦身。趙重光閉上眼睛，任憑柳燕子上上下下地洗。柳燕子把趙重光洗得乾乾淨淨，擡進床上的被窩里，然後她自己脫光衣服，坐進大木盆里洗澡。趙重光看着柳燕子洗澡，大氣不敢出一聲，越看越迷糊。柳燕子洗完澡，把趙重光的衣服全抱進盆里洗乾淨，掛在窗台邊上，然後她在屋裏點上一根細香，把油燈擰到只剩下豆光，上床鑽進被窩里。趙重光如虎撲住柳燕子，騎在她的身上。柳燕子叫他下來，貼着他耳邊說，今晚上，你是我的男人，我讓你好好過個年。這天晚上，趙重光第一次認識了女人，第一次領略到男女合歡的美妙。他沉醉於美妙之中，對柳燕子說，我以後娶你做老婆。柳燕子說，我有男人了。趙重光說，我怎麼都沒有看到柳燕子說，他在外邊做工。趙重光說，我不信。柳燕子說，別亂想了，好好過個年，新年里考上大學，找個城里女人，好好過日子。趙重光果然考上大學，畢業後成家立業，找了現在的妻子，他對妻子非常滿意，兩人性生活也非常和諧，但是他再也沒有能領略到第一次那種美妙。後來趙重光喜歡包餃子了，每次包餃子，他總會想起柳燕子，猶如神助，他的餃子越包越好。但趙重光一直想不通，一個山村女人，怎麼床上經驗那麼豐富，一招一式都有講究。趙重光後來研究了中國古代房中術中術之類，竟在書中看到了柳燕子的影子，這讓他震驚又不解，柳燕子在趙重光心中變成了神。

麥克對餃子如此喜歡，使露西對趙重光增加了一層敬意。她告訴趙重光，麥克對他的餃子是如何如何的崇拜，在公司里多次描述，引得公司里的人都非常感興趣。有一天她對趙重光說：“趙，能不能教我包中國餃子？”趙重光說：“如果你有興趣，我可以教你。”露西很激動，捧起趙重光的臉，很響地親了一口。周末的時候，趙重光花了半天時間教露西，怎麼和面，怎麼剝餡，怎麼擀皮，又怎麼包餃子。露西像個小學生，一本正經拿着筆記本記着，聽完記完看完，露西更是一頭霧水：“我的天，這簡直是一項複雜的工程。”趙重光說：“這是文化，中國飲食文化。”露西問：“中國人每天吃飯都用這麼多時間嗎？”趙重光說：“這是中國人的講究。”露西非常驚訝，說：“我不明白，中國人哪裏來那麼多的時間？”趙重光說：“中國人有時間，而且中國人把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。中國有一句老話，叫做民以食為天。”露西搖着頭說：“不，不吃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愛，是做愛，然後才是吃。”趙重光說：“中國還有一句老話，溫飽思……說了，你也不懂，就是吃飽了才能做愛。”露西說：“可是你吃飽了，從來不做愛。”趙重光一時語塞。露西笑了，露出一口整齊的白牙：“趙，你臉紅了，你這時候像個小孩子。”

這天晚上，趙重光請露西美美地吃了一頓餃子，露西吃得心花怒放。特別是吃到她自己包的餃子，她竟叫了起來，雖然皮破餡散幾乎成了糊湯，她照樣全部吃完。趙重光把多下的餃子，裝在大塑料袋里，對露西說：“你明天帶到公司去，讓同事們嘗嘗。”露西驚喜地說：“這是真的嗎？”趙重光點了點頭說：“中國人包餃子，喜歡送給左鄰右捨品嚐。”露西說：“非常非常感謝！趙，你真是個紳士！”第二天晚上，露西下班回來，一進門，張開雙臂，緊緊地抱住趙重光，不停地親他，興奮地說：“公司里的人都吃到餃子，一個人吃兩個，都說這是美妙的食品。我的老闆說，這是中國神仙分配給大家的美餐，只有神仙的手才能做出這麼美妙的食品。趙，你現在是他們心中的英雄，當然也是我心中的英雄。”說得趙重光還真有些飄飄然，不禁親了露西一口。

從此，趙重光和露西變得親近起來，按趙重光的重新定位是，“中美關係進入新的發展階段”。露西的轉變更大，對趙重光越來越隨便，好象自己家里人一樣。有一次，露西在衛生間洗完澡，忘了拿睡衣，居然半開着門，裸露着身體叫趙重光到她房間去取，像叫她的丈夫。過去露西對趙重光說話向來是一本正經，現在變得有說有笑，還經常和趙重光開玩笑。趙重光覺得露西終於卸下了偽裝，顯出真性情，少了高貴卻變得可愛。他對露西漸漸撤去心理障礙，周末有空，他會多炒幾樣菜，叫露西共進晚餐，總讓露西又驚又喜。露西不願意欠情，有時也會叫趙重光一起去酒吧喝一杯。去了一個老酒吧，里面仍舊是過去的裝飾，牆上掛滿了老牌電影明星的簽名照片，來的都是些體面人士，生意一直不錯。這天晚上喝

完酒，趙重光掏出錢包要付錢，露西說：“趙，講好的，是我請你。”趙重光說：“這前面一杯酒，是你請我，那麼，現在我請你喝一杯好嗎？”露西說：“那我非常高興謝謝！”喝着酒，露西說：“趙，你是不是對女性不感興趣？”趙重光說：“不不不，我對女性很感興趣。”露西說：“可是你從來不做愛。”趙重光不語。露西問：“你沒有性夥伴嗎？”趙重光搖搖頭。露西抓住趙重光的手，溫柔地說：“需要我幫助嗎？”趙重光說：“謝謝你，露西，我現在還不需要。”露西說：“趙，我知道了。”趙重光笑着問：“你知道什麼？”露西說：“你的身體不行。”趙重光噴出酒來。一支慢步舞曲響起，露西放下酒杯，又抓下趙重光手中的酒杯，牽着他走進中間的小舞池。露西兩臂摟着趙重光的脖子，身體緊緊貼着他的身體，隨着舞步輕輕搖晃。露西貼着趙重光的耳邊說：“趙，我已感覺到你身體發出的沖動。”趙重光說：“你真敏銳。”露西說：“經常接觸女性，你的身體就會強壯起來。”趙重光說：“是真的嗎？”露西說：“我瞭解男人。”趙重光說：“你不瞭解中國男人。”露西說：“可是我瞭解你，你是一個害羞的大孩子，一個保守的男人。我喜歡保守的男人，保守的男人文雅，可靠，有深度。趙，我喜歡上你了。”

露西的成熟風情和直截了當的表示，趙重光不可能無動於衷，但是他並不想和露西發展到肉體關係。因為他考慮到，一旦和露西進入肉體關係，什么事情都會發生，特別是他擔心會衝擊他的家庭和事業，所以他固守着最後一道防線。趙重光的固守反而引起露西的興趣，她原先還帶有某種同情和憐憫，想給這個中國男人施捨一點性愛，沒想到趙重光並沒有投進她的懷抱，讓她一頭撞在男人的尊嚴上。露西微微覺得失落外，對趙重光更增添了一份敬意。同時她的心底里隱隱騰起一種慾望，要降服趙重光。露西這種慾望很快就演變成行動，她會經常穿着性感內衣在趙重光面前招搖，半露半遮，挑逗着趙重光。過去洗澡睡覺，露西總要關上門，現在她有意半開半掩，似乎在暗示趙重光可以推門而入。有一天早晨，趙重光起床去廚房燒水泡茶，經過露西的房間，從半掩的門中，竟然看見露西一絲不挂的臥睡着，看得他頓時心驚肉跳，悄悄把門拉上了。露西起床後，趙重光對她說：“風吹了會感冒，我把你的門關了。”露西莞爾一笑，說：“謝謝你給我送了一道幽默早餐。”

不久，露西被提拔，升為部門經理，她非常激動，表示要讓同事們一起分享她的喜悅，好好宴請大家。彼特提議要吃露西朋友做的中國餃子，大家鼓掌響應。露西回來對趙重光說：“趙，我能不能請你幫忙，我想在家里辦一個聚會，請我的同事們來吃中國餃子，我會支付所有的費用。”趙重光想了想答應了，他說：“光吃餃子不夠，還得做幾道菜。”露西說：“那太好了！我要支付你的人工報酬。”趙重光說：“我這是幫忙，不收報酬。如果給報酬，我就這不叫幫忙。更何況你高升了，我還要祝賀你呢。”露西激動得一把抱住趙重光。到了放假第一天，露西開車帶趙重光到紐約唐人街去買菜，回來後包好餃子，放進冰箱里。第二天，趙重光精心做了八道菜，油燻大蝦、醬牛肉片、燻魚塊、走油蹄膀、涼拌什錦、醋溜白菜、八寶芋泥和魚丸肉燕湯，又下了幾鍋餃子，擺滿一條長桌。露西的同事們看到這麼豐盛的中國菜和中國餃子，又叫又喊。這一晚，大家吃得非常盡興，把趙重光捧上了天，一個個擁着他拍照。彼特吃得更是高興，特別對那走油蹄膀讚不絕口，要把剩下的蹄膀打包帶回家，他說：“趙先生是中國神仙，會給我的公司帶來好運和財富。所以，我要特別感謝趙先生和露西。”說得大家都很激動，不禁鼓起掌來。露西激動得熱淚奪眶而涌。

晚上，趙重光幫露西收拾好後，先去洗了一個澡，回到房間，躺在床上看電視。一陣過後，就聽見輕輕兩下敲門聲。還沒等趙重光起身去開門，就見露西擰開門進來了。露西剛洗過澡，穿著綢緞短睡衣，露着修長的白腿，手里端着一杯香檳酒。她靠在門框上，含情脈脈地盯着趙重光。趙重光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露西坐到床上，抓起遙控器，關上電視。然後，她將酒杯送到趙重光的嘴邊。趙重光喝了一口。露西自己也喝了一口，又送到趙重光的嘴邊。一會兒，兩人就把酒喝完。露西把酒杯一擱，捧起趙重光的臉，用手尖抹去他嘴角的酒

痕，送上幾個輕吻，就抱住趙重光的頭，狂風暴雨似的吻他，然後把他推倒，按在床上。她騎在趙重光的身上，一手拉開睡衣帶，睡衣滑落下來。露西一絲不挂，像一尊大理石雕像，聳立在趙重光的眼前。趙重光看呆了。露西脫去趙重光的背心，又扯下他的短褲，她用豐滿的雙乳壓住趙重光，身體扭動着蒐尋着。然後，露西又喊又叫，向趙重光發起猛烈的進攻。趙重光淹沒在露西的狂風暴雨中，任憑風抽雨打。他身體內凝聚着力量，在奮力推開緊閉的關門，終於，驚天動地，一股洪流洶湧澎湃噴涌而出。

露西漸漸平息下來，她咬著趙重光的耳垂，說：“親愛的，你還是很有力量的。”趙重光說：“謝謝你，露西。你快把我送上了天堂。”露西說：“是嗎？那感覺一定很美妙。”趙重光說：“剛纔是你敬了我一杯，現在我來敬你一杯。我要把你送上天堂。”露西說：“親愛的，難道你還有力量嗎？”趙重光笑了笑，說：“尊敬的女士，我這才剛剛開始呢。”趙重光挺身坐起來，把露西的身體放平，讓她舒適地躺在床上，用手合上她的眼睛。他在露西耳邊輕語：“你正在進入一個粉色的夢鄉。”露西驚叫一聲，饒有興趣地閉目躺着。趙重光下床，點上一根清香，又打開組合音響，放上一個CD盤，是小提琴協奏曲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，那優美的旋律像在雲間霧里飄蕩。露西興奮得又叫了一聲。趙重光到衛生間，洗了手又漱了口，然後回到房間。他面對露西坐着，像面對一架奇異的古箏，他兩手輕輕揉搓一陣，托起露西的手掌，如玉指揉弦，徐徐揉捏她的手指和掌心。露西發出幾聲輕微的呻吟。趙重光十指滑弦般，由手而臂，由臂扶搖直上，在她的脖頸上滑，又順勢攀上耳峰，再滑向那廣闊的平原和高山……露西呻吟着，扭動着，不時發出一聲叫喊：“我要飛……”趙重光的雙手靈巧之極，時合時分，時徐時疾，有時像秋風橫掃落葉，有時又如蜻蜓頻頻點水。露西蛇似的扭動翻轉，面如艷桃，如痴如醉，無法控制自己。她瘋狂地抓住趙重光，往自己的身上拖。趙重光說：“露西，去天堂的旅途還很長，你要慢慢的享受。”露西嘶聲大叫：“快！我要你……快！”趙重光像跨上駿馬，他輕抖繩繩，似進非進，忽左忽右，徐徐而行。他心里默念着：“一日上之……二日下之……三日左之……四日右之……五日疾之……六日徐之……七日希之……八日數之……九日淺之……十日深之！”露西面態變了形，咬牙切齒，上氣不接下氣，發出粗重的喘息聲，渾身不停地顫慄……

結束時，露西泥似的癱在床上，飄飄欲仙，她說：“我被撕碎了……親愛的，你真的把我，送上了天堂……太美妙了……”趙重光說：“你還沒有到天堂，才走了一半還不到，還有許多美妙，你還沒有享受到。”露西說：“真是不可思議。親愛的，我會愛上你的。”趙重光說：“千萬別，你有丈夫，我有妻子。”露西吻了趙重光一下，說：“現在只有我們兩個人，一個男人，一個女人。”趙重光說：“一個中國男人，一個美國女人。”露西說：“中國男人，中國男人都像你嗎？”趙重光想了想，說：“差不多，大都是我強。”露西搖了搖頭，說：“神秘的中國男人。”說完，她抱住趙重光，不停地吻他，一邊吻一邊說：“親愛的，我喜歡你，我喜歡……”離開時，露西又抱又吻，顯得難捨難分。趙重光感動之極。露西抱起睡衣，又抓起酒杯，走回自己的房間，剛走出門口，她又回頭，對趙重光說：“親愛的，你這個月的房租要交了。”

此後，趙重光和露西經常享受魚水之歡。趙重光把中國古代房中術的理論，大量地用于具體實踐中，總讓露西死去活來。這使露西更加瘋狂，不能自控，有時深夜也跑進趙重光的房間。趙重光感到這樣發展下去，將會出現問題。至於出現什麼問題，他自己也說不清楚，所以心里隱約不安。有一次，趙重光對露西說：“露西，我們要停止，按中國老話說，見好就收。”露西驚問：“為什麼？”趙重光說：“這是一種危險的遊戲。”露西說：“我的上帝，做愛很美妙，怎麼會是危險的遊戲？”趙重光說：“但是，我們都是有家庭的人，你有丈夫……”露西說：“可是他也做愛啊。他也有性夥伴啊。難道你夫人在中國就不做愛嗎？”趙重光說：“我想不會。”露西說：“我的上帝，這不可思議，她只吃飯不做愛，這對我太殘酷了。”趙重光說：“這就需要用道德的力量來約束自己。”露西說：“難

道我們就不道德了嗎？”趙重光說：“起碼在這一方面是不道德。”露西說：“親愛的，你真的這麼認為嗎？”趙重光不語。露西問：“你內疚了嗎？”趙重光說：“是的。”露西說：“我真羨慕你的夫人。親愛的，我也更加喜歡你了。”

不久，露西的丈夫喬治到紐約開會，來露西這里。露西和丈夫久別相聚，自然格外興奮。露西歡天喜地的模樣非常動人，特別對丈夫誇獎趙重光。喬治非常親熱，握着趙重光的手說：“露西一直在電話里說，你會燒非常好吃的中國菜，特別是中國餃子，她和她公司里的同事都品嚐過你燒的中國菜。對於她的口福，我表示嫉妒。”說完，他哈哈大笑。趙重光被喬治的情緒所感染，當即表示要請他品嚐中國菜。次日，趙重光包了餃子，炒了幾樣菜，又從箱子里取出一瓶茅台酒，宴請喬治和露西。喬治吃得非常激動，不僅誇獎趙重光燒的中國菜，更誇獎茅台酒是來自東方的神酒。他對趙重光說：“露西回舊金山度假的時候，我們要邀請你來我們家作客，我要把你介紹給我們的女兒和朋友。我們要開一個大的聚會，把我們的會計所里的小姐先生們都請來。當然，我們還會請來我們尊貴的法國夫人——露西的媽媽，要是他們能品嚐到你燒的中國菜和這種東方神酒，我想那一定非常美妙。舊金山又要發生大地震了……不，大地震還是不要發生的好……”趙重光望著喬治那張通紅的臉，心里在想，難道他一點都沒有疑問嗎？他要是知道我和露西偷歡，會有什么反應呢？喬治回舊金山後，趙重光就開始對露西冷淡了，他覺得和露西保持這種肉體關係，無論對喬治還是對自己的妻子，都是一種傷害。趙重光越是冷淡露西，露西就越是挑逗趙重光，而且，總讓他情不自禁。趙重光像陷進泥潭，不能自拔。有一次，他無情地推開露西，露西眼淚滾滾而下，一言不發，抽身回到自己的房間。當晚，趙重光正在衛生間洗澡，露西推門進來，脫下了睡衣，跨進浴缸，從後面抱住正在淋浴的趙重光，她輕輕吐出一句：“我愛你……”趙重光轉過身，一把抱住露西。

趙重光終於收到了移民局的通知，批准他的妻子和兒子來美探親，這使他又喜又愁。與妻兒團聚自然是大喜事，但是必須斷絕和露西的往來，又讓他發愁。以露西的這種狀況，如果知道他要和她斷絕往來，真不知會有什么激烈的反應。萬一她吵鬧或者尋死，那就麻煩了。當趙重光將此事小心翼翼地告訴露西時，不料露西竟擁抱他，向他表示祝賀。趙重光說：“我要另找房子，搬出去了。”露西說：“為什麼要搬出去？我可以把客廳全部給你們使用。”趙重光說：“露西，不是房子的問題，是另外的問題。”露西問：“能告訴我嗎？”趙重光說：“怎麼說呢，我妻子不習慣這種住法……不，她不理這種住法，嗯，是不理解我和你的這種住法。她要是知道我和一個美國女士住在一個套間里，那麼，會很麻煩的。特別是，你又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女士。”露西問：“是這樣嗎？”趙重光說：“是的。而且，如果……”露西問：“如果什麼？”趙重光說：“我不想說了。”露西緊緊地抱住趙重光，淚如泉涌，她說：“我真羨慕你的妻子……”半個月後，趙重光搬走了。他搬到城市的另外一頭，離露西很遠。（作于2001年6月8日）

作者冰凌簡介：本名姜衛民，旅美幽默小說家。祖籍江蘇海門。1956年生於上海，1965年隨家遷往福州。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畢業。曾任《法制瞭望》雜誌編輯部主任。1994年旅居美國。現任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會長、紐約商務傳媒集團董事長、紐約商務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、國際作家書局總編輯、《紐約商務》雜誌社社長、《文化中華》雜誌社社長、《國際美術》雜誌社社長、海外華文媒體協會榮譽主席、杭州冰凌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董事長、福州大學客座教授、浙江工商大學杭州商學院人文學院名譽院長、兼職教授、福建中醫藥大學客座教授、河北美術學院終身教授、浙江中華文化學院客座教授、陽光學院客座教授等。1972年開始小說創作，主要從事幽默小說創作與研究，出版《冰凌幽默小說選》《冰凌自選集》《冰凌幽默藝術論》《冰凌文集》等著作。

